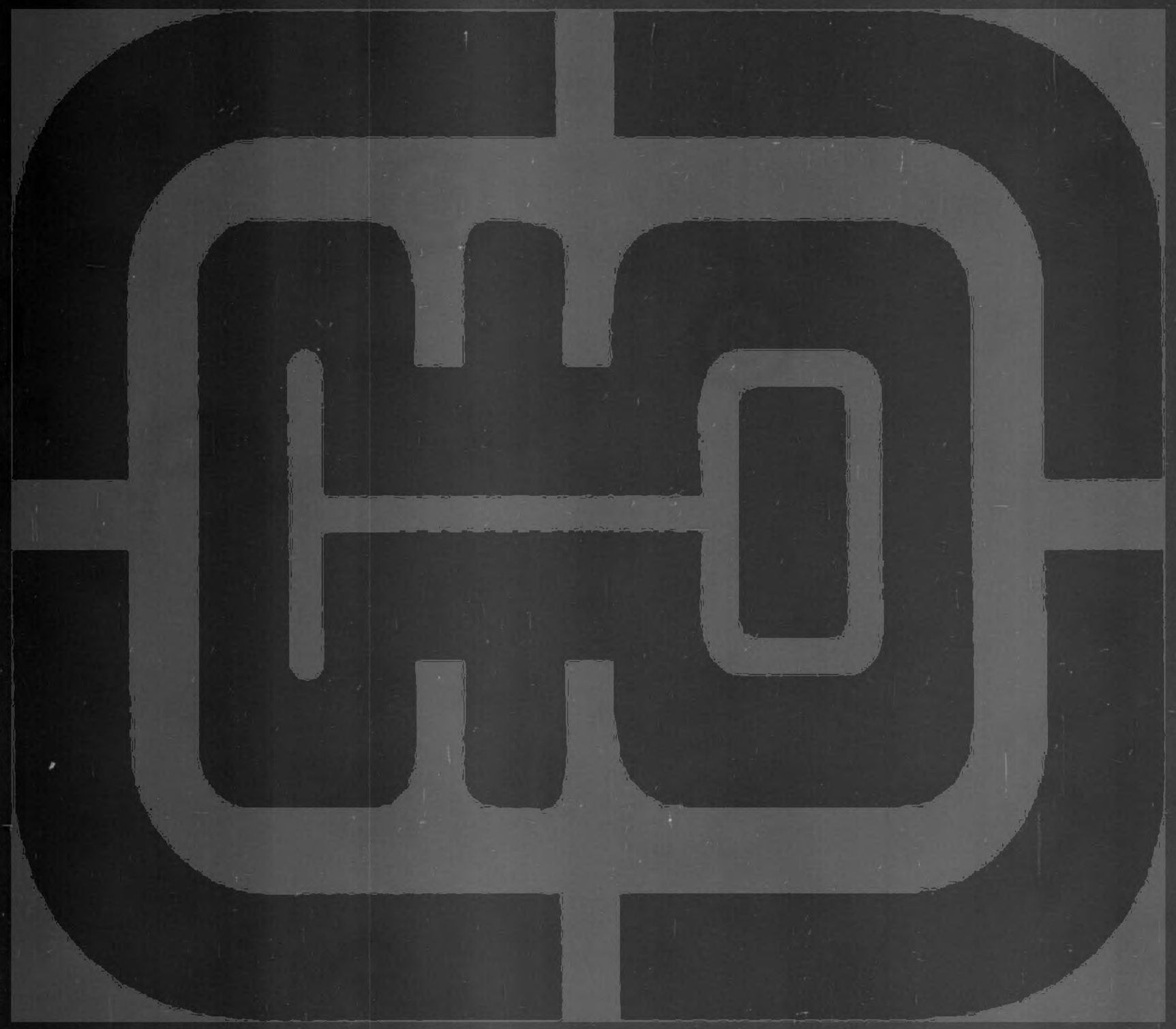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二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氊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

十餘兖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庚戌以石雄爲雲朔都防禦使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爲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點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

薛欽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　點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今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點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

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
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
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
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大和公主至京師攻封安
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
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
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
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賜魏博節度使何
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
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論以貞觀二十
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
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北爲回鶻所隔回鶻凌虐諸
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
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儻
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國
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
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
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
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
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
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潭沱河不肯從命已盡
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
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
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
後兩男長成竊開雙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
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
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
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緯邊備其維州孰臣信令
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續寇悔山西八國皆願內
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
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
蕃猶圍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
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
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
木辱於竹帛及將就路冤呼嗚嗚將吏對臣無不唞
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

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
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
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奬
忠嶷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
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
人或靖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
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
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
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
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
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
忘義猶蛭之兇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於家
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
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
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

吳夏四月辛未李德裕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
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
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
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
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
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
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
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
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

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積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積秘不發喪王協爲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救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公輔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積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田弘鸞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積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
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
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
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
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
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
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
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
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
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
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
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
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
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
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
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
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日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
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踊簾而立朝政恐
有它變遽走出稹贈贍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

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崇梁叔文辛已始爲從諫輸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弥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

下之丘莫與我敵根深源閟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鄙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實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朔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壁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宜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曰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遽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本

宣寘之東都戍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芷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戍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翼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往高虔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鉉元畧之子也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琮乾度之子也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劉沔自代州還太原　築望仙觀於禁中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寧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秆寺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

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
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
冊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
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
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
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
去 丙子詔王元逵李彦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
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
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吐蕃鄯州節度使
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
之年四十餘棄秦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
沉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
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
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
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
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
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逆伏以邽之使其志益
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
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鬬境之內孰不向

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
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賛普授以藩維
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
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執得書喜徧示諸將
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
婢婢聞之撫膺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
大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爲昭義
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
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
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
早平澤路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
曰臣見鄜曰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
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
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刑州何弘敬
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發徐州行甚
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彦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
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彦佐自發徐州行甚
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
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

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聶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佛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纍韝郊迎立於左道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二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擒宣務柵擊尭山劉稹遣兵救尭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

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

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
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閫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
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辛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
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
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
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
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
逆臣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
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
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
魏境軍中有變簽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
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
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
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
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
賊戰西軍閫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
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
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

魏博若盧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郤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茂元乃止會日莫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引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戔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

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陽丹敬瑄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千敵斯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晉城以備侵軼　閏月壬蕃論恐熱屯大夏州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焉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眞良將李德裕因

言比年前潞州帥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彦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侵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檢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得宜乃以充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　安南經畧使武渾役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

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
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
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
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
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
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
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
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
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鄧黃嶺郭俊守石會庠良佺
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
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
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恪
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恪
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
石囚羣以其書聞宇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
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
侵軼望詔石答恪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
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
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
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

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洽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詰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增給二匹時已歲盡軍士不過正旦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會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

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
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
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
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
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
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
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
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
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
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
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
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
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
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朏所逐逃奔
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
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
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
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
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
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

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甲弩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并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

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　辛酉太原獻栲栳幷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栲栳幷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庫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峯嶺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

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涿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收軍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潼爲邠寧節度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之孫也 以道士趙歸眞爲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

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憂

趙歸眞爲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

發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

婢爲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壬辛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道士趙歸眞得幸諫官屢以爲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趍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

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
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
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
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　宦官有發仇士良
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暈城上
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
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
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
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
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
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
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
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
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
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
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
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
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
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

體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
悰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申謝上勞之
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
得一魏徵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起閼逢困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
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
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
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
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
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

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穎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穎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穎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穎用但釗及

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劍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晁之之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甚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懇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選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怊怊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遣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閉城

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達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劍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昔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紿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劍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達元達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王業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

出院家必滅矣穎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
令穎所親董可武說穎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
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穎曰今城中尚有五
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
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
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
亦善乎穎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
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穎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
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
郭誼汝自圖之穎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
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穎已出見諸
將穎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
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
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
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穎曰請議公事穎曰何不言之
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穎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
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
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穎曰如所言穎之心也可
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穎宗族匡周
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

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餘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眷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穎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獰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接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

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救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槊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孫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皆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霈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衛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申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

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仲舒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責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産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

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
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
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
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
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達者元達推求得二十
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
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達窮兵攻討望遣
中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達引兵歸鎮并
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己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
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
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
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　李德裕奏據幽
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
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
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
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
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
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
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
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

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吕述與德裕書言穎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上幸鄠校獵　十一月復

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爲河陽節度使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巳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貞令加之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築望仙臺於南郊　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　以秘書監盧弘宣爲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爲政簡易其下便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

百姓顏悅女佔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衡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啟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罷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爲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救上都東都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

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幷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懼於遠戍秉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擾武安以斷邢洺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　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　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

更不留五臺僧多云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賴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將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悳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慚聽命乃遣人謝盧釣於潞城釣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户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　以衡山道士

劉玄靜爲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爲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世衆怒愈甚

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婢遣尼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猶如狐兎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是歲天下户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朝廷雖爲党項置使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戍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爲東北道招討党項使　上疾久未平以爲漢火德故洛爲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上自正月乙卯不視

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甚亟爲戲笑號曰光叔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湏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撰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尊母鄭氏爲皇太后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眞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吏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爲鄆王漢爲雍王涇爲雅王滋爲
夔王沂爲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
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
爲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
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
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
特勒遏捻爲可汗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
于端陵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
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
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
內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
宗閔爲郴州司馬思州司馬崔珙爲妥州長史潮州
刺史楊嗣復爲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爲郴州刺
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
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
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
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　冊黠戛斯可
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
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畧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杓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徃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温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撾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近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晝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甲申上受三洞法

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上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二

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

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

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

極法者切免死徙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

不免今囚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衘冤

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

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

之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

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

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

司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

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

水旱爲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爲

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

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爲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今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

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巳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炙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炙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

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過捻等過捻聞
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
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爲七七姓共分之
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
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
竄山林間盜諸胡其別部庞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
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二月
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
撰金鏡録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省至治未嘗
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
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
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
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案上　尤皇子澤爲
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
其說令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
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
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爲戶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有力小仕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宫掖所謂澳曰宫掖所謂澳曰宫掖

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鄙日之功朝廷以滿孟岐三鎮酬之足矣除左神武統軍雄怏怏而薨　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絪之孫登進士第爲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顥弟顗常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競競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

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附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爲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同平章事　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押牙直方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直方爲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爲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

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玼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

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敗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劒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　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